

张学良将军

王朝柱 于今 编剧



中国戏剧出版社



长篇电视连续剧

张学良将军

历史顾问 郭维城

艺术顾问 丁 峤

编 剧 王朝柱

总 策 划 李 今
总 制 度 鹿 松 林
总 编 金 八 制
文 学 编 辑 张 建 民
李 敦 伟

总 监 制 洪寿祥

张天明

一九九三年六月

张学良将军

王朝柱 于今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甲81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 印刷

650千字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25.75印张 4插页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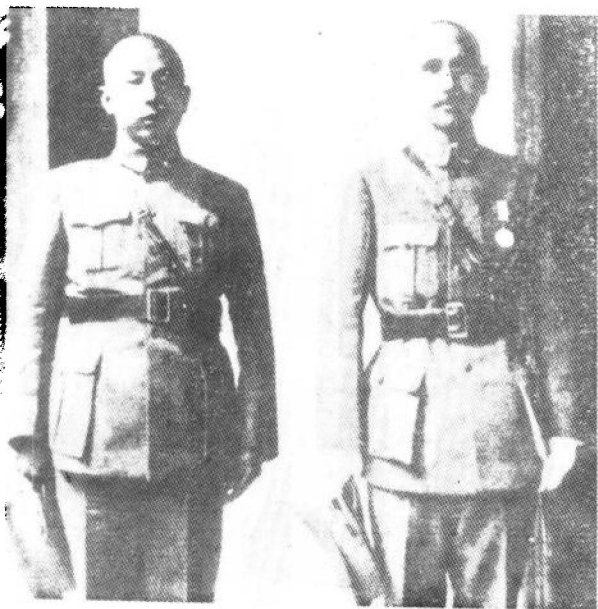
印数：1—2000册

ISBN 7-104-00176-X/I·206 定价：15.50元

新登（京）字第150号 邮政编码：100086



张学良将军青年时代 摄于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四年六月张学良(左)
与蒋介石在南京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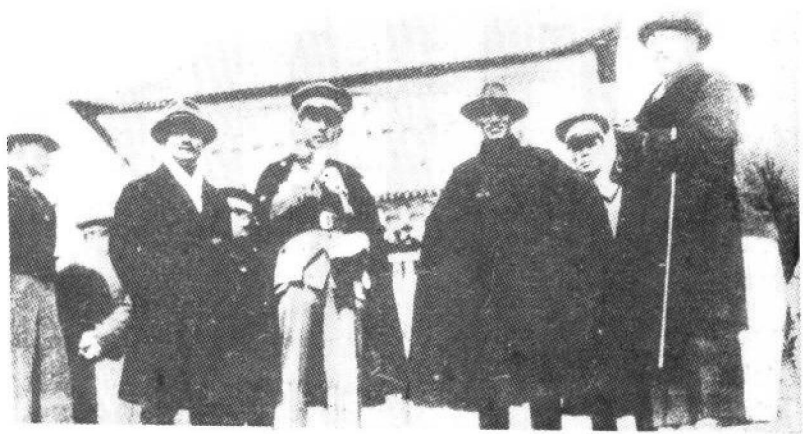
于凤至一九三〇年留影。



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副总司令后在办公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对蒋兵谏。经过南京、和中共、张杨三方面共同努力，蒋介石接受全部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张学良参加孙中山雕象揭幕与蒋介石等合影。



张学良和夫人赵绮霞女士在祝寿宴会上。

卷首语

周恩来总理在纪念西安事变四周年集会上讲话时曾对张学良将军概括为八个字，即“民族英雄，千古功臣”。有的同志又补充了四个字：“铁血男儿”。这十二个字就是三十九集电视连续剧《张学良将军》的主题。

《张学良将军》电视剧文学本运用了大量历史资料。这些史料是经过认真思考和选择的，有根有据，未敢杜撰。

我们访问过与张学良将军共过事的同志，知道他们对国内已播映过的影视作品很不满意，希望权威制作单位能拍出一部符合历史的《张学良将军》，以使张将军看了能够满意，使海内外炎黄子孙对张将军叱咤风云的历史以及无私、彻底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这便是在国内已有数部影视作品情况下我们又创作了该连续剧的本意。

我们上述思想得到了该剧历史顾问郭维城同志、艺术顾问丁峤同志的肯定，并对该剧创作给予了热情而诚挚的帮助。在此，我们对二位顾问以及对该剧创作给予帮助和鼓励的同志们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者

一九九二年六月

编前的话

值此,张学良将军九十三寿辰之际——一九九三年六月三日,电视文学剧本《张学良将军》与广大读者见面了,长篇电视连续剧《张学良将军》也同时隆重开拍了,真是三喜临门,特别值得庆贺!这是向张学良将军献上的一份厚礼!

张学良将军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他的丰功伟绩鼓舞着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炎黄子孙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坚持不懈的为之奋斗。

三年前,著名作家王朝柱先生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热情支持下,出版了长篇小说《张学良和蒋介石》一书。这本书一出版,就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也受到张将军的亲属、老部属们的充分肯定。为了学习张学良将军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海峡两岸人民实现统一大业,海南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决定把张学良将军的业绩搬上屏幕。由王朝柱先生、于今先生编剧的长篇电视剧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张学良将军》业已开机拍摄,盼望已久的愿望今天实现了!我作为一名普通的爱国主义者,这部电视连续剧的总制片人,决心和我们剧组的全体同志团结一心,精心制作,把电视连续剧《张学良将军》拍得又快又好,不辜负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祝愿张学良将军健康长寿!

祝愿张学良将军的丰功伟绩万古留芳!

金钊

一九九三年二月于北京

第一部

临 危 受 命
息 兵 统 一

第一集

深沉的画外音，叠印出相应的画面：

“一九二八年四月，蒋介石亲率四路大军浩荡北指，进行所谓的二次北伐。奉系张宗昌部闻风丧胆，节节败退，不战而奔济南城。奉军被迫由京汉线退守保定，由京绥线退守怀来。恰在这时，日本悍然出兵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蒋介石被日本军国主义屠杀中国百姓的枪声吓破了胆，仓猝退出济南，大有逃回南京之意。因此，所谓的二次北伐，南北双方又出现了暂时相持的局面。是战？是和？在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1. 北京中南海居仁堂 日 内

张学良激动地向张作霖陈述己见：“爸爸！这个仗不能再打了，我打算撤军。”

张作霖震惊地：“什么？你再说一遍！”

张学良正气凛然地：“爸爸，我想了一年了，这个仗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下去了。北伐的国民军，是中山先生一手建立起来的军队，换句话说，是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军队……”

“够了！”张作霖蓦地站起身来，教训地，“你这是混帐理论。我手握重兵，当了快一年的大元帅，中国都没能统一，他孙中山早他妈拉巴子不在人世了，还有几个人真信他的三民主义？”

张学良：“爸爸，你听我说……”

张作霖：“不听！打铁也不看看火色。在这节骨眼上说撤兵，就是拆你老子的台！”

张学良：“爸爸，哪有儿子拆老子台的。这几年来我经常想，

我们占了长江以北的大半个中国，为什么土匪越来越多？老百姓苦不堪言？”

张作霖：“难道是你老子我逼的吗？”

张学良：“也不能说没有责任！”

张作霖大惊。

张学良：“爸爸既提不出安邦定国的政治主张，又不由衷地信服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味地迷信武力，两度入关，问鼎中原，给老百姓带来的是兵连祸接的灾难。”

张作霖冷漠地笑了：“嘿嘿，没看出来，我的小六子一夜之间变成菩萨心肠了？……不！我看你是被孙大炮的三民主义迷了心窍，你是被蒋介石的北伐军吓破了胆！”

张学良抗辩地：“你儿子决不是胆小鬼，更不怕带兵打仗。可每当我看见尸横遍野的弟兄，看见那一个个失掉儿子的母亲，我的心……”

张作霖：“少拿这些来软化我！这些年来我见多了。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小六子说下大天来，我这个臭皮囊也不撤兵！”

2. 居仁堂 日 外

副官、秘书等紧张地倾听居仁堂内的吵架声，偶而窃窃私议几句：

“老师和少帅干起来了！”

“瞎扯！少帅是有名的孝子，怎么会和老师打架呢！”

“难说，撤不撤兵，是关系咱奉军存亡的大事，政见不和，不吵才怪呢！”

“嘘！听他们父子说些啥。”

3. 居仁堂 日 内

张作霖有些凄然地：“小六子，你也不小了，我的心事你还不

知道？我是过了五十往六十上数的人了，我打下的天下，还不都是为了你嘛！”

张学良：“爸爸的这番苦心我知道。可我更清楚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倒霉的是老百姓。当这样的乱世之王有何光彩的？”

张作霖：“又说这种混帐话！”

张学良：“不！我是在说真心话。谁希望我们不撤兵？日本人……”

张作霖：“对！日本人喜欢咱爷们武力统一中国。所以，他们出兵济南，给蒋介石、冯丘八、阎老西他们点颜色看。在这种时候撤兵，日本人也不会高兴的。”

张学良：“那是因为他们怕几十万奉军退守关外，妨碍他们在所谓满洲的利益。”

张作霖微微地点了点头。

张学良：“无论我们是撤兵，还是和国民军继续交战，日本人都会借机提出新的要求。”

张作霖微微摇头：“不会吧……”

“报告！”

张作霖：“请进来！”

一位中年秘书走进：“日本国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约见大帅。”

张作霖：“请他在 怀仁堂稍候，我过会儿就去。”

中年秘书：“是！”转身退下。

张作霖：“小六子，过一会儿，我的日本顾问町野武马来这里，说有要事相告。你先在这儿代为照应一下。”

张学良：“是！爸爸，你……”

张作霖：“放心！卖国的事，你爸爸是不会干的。”转身走出居仁堂。

张学良转身走到挂有军事地图的墙下，望着那不同的军事符号陷入沉思。

有顷，身着西装的町野武马款款走进，一看是张学良，忙笑着说：“汉卿！从前线回来了？”

张学良闻声转身，客气地：“回来了！町野顾问，请坐。”

町野武马落座：“汉卿，奉军撤退的事宜大体就绪了吧？”

张学良：“攻打冯玉祥所部的军队已撤至保定附近，准备由铁路输送到滦东各县；和阎锡山的晋军对垒的部队，也由石家庄、娘子关撤到保定以南，计划经过京津地带，向滦东一带撤退。”

町野武马颌首称道：“军事撤退比进攻要难百倍。汉卿以驹冠之年，有条不紊地完成如此危厄艰难之大事，足以证明有志不在年高啊！”

张学良：“实不敢当！请问贵国公使此时约谈，有什么紧急的国事吗？”

町野武马取出一纸公文：“芳泽公使向大元帅通报我国内阁做出的这份重要的觉书。”

张学良有些焦急地：“町野顾问，您可否择其要点译给我听听呢？”

“当然可以。”町野武马双手展纸，即兴翻译，“在战乱扩展至京津地方后，不问其为南方或北方部队，我决心阻止武装部队进入满洲。如奉军早日回师，主动退却与南方隔离，能秩序良好地向关外撤退时，则日方在维持治安允许的情况下，可不必解除其武装……”

张学良蹙眉倾听，眉宇间渐渐聚起了一个不小的霉包，待他听到“可不必解除其武装”时，下意识地拍案愤起：“够了！”

町野武马惊得停止翻译，看着满脸怒气的张学良：“汉卿，你这是怎么了？”

张学良强压怒火：“我……我想大元帅是难以接受贵国的觉书的。”

4. 怀仁堂 日 内

身着大元帅服的张作霖坐在太师椅上，“胡”气十足地：“芳泽公使阁下要我对贵国觉书表明态度吗？简短捷说一句话：锅里的饺子，我们自己煮，用不着别人下笨篙。谢谢贵国的好意。”

芳泽身着西服，有意掂了掂手中的公文：“张大帅，我再提请您认真考虑我国觉书的分量。另外，我还要提请您认真对待自身的处境。”

张作霖鄙夷地哼了一声：“谢谢阁下提醒，常在深山老林子转悠的猎手，自然会认真对待自己的处境的。”

芳泽被噎得张了张嘴，没说出一句话来。

张作霖：“再说，象时下的处境，我张某人一生经历得多了。一个嘴上没毛的蒋介石……”

芳泽忙接过话茬：“我看张大帅就一定败在他的手下。”

张作霖气得腾地一下站起身来：“胜败乃兵家常事，有什么了不起的？请公使先生记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

芳泽漠然冷笑：“十年以后的事，我们会关注的。但是，我们更关心时下张大帅的事。”

张作霖也冷笑了两声：“有什么好关心的？我可以这样告诉公使先生：我若打不过蒋介石的北伐军，就亲率奉军退出关外。”

芳泽威胁地：“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

张作霖：“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谁也管不着！”

芳泽把手中的公文掷于桌上：“我再次提请张大帅：认真研究一下我国觉书的条款。”

张作霖说：“用不着，阁下留着慢慢看吧！”遂拂袖离席。

“慢！”芳泽拦住张作霖的去路，取出一张纸单交给张作霖，“这是我国政府刚刚转来的情报，张宗昌的士兵在济南杀死了几十名日本侨民。”

张作霖一怔：“我怎么没接到报告？”

芳泽恫吓地：“张宗昌的士兵是大帅的部下，你对此事必须负一切责任！”

张作霖勃然大怒：“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嘿！嘿！他妈拉巴子的，真是岂有此理！”他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走去。突然他又驻步转身，对愤然呆立的芳泽大声说：“你还是去郑州找蒋介石、冯玉祥他们去负责吧！”

5. 郑州车站 蒋介石专用指挥车厢 日 内

洁白的窗纱罩住了专列车窗，车厢内布置得俨然是一间指挥室。身着戎装的蒋介石端坐首席；右边宋子文西服革履，一派欧美绅士派头；左边是新娘子宋美龄，她身着旗袍，雍容大度；对面是身材魁梧，表情有些拘谨的“丘八将军”冯玉祥。

蒋介石亲热地：“焕章兄，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就是今年二月十八日。”

冯玉祥一怔：“噢，这是个什么重要日子，值得总司令牢记在心？”

蒋介石分外郑重地：“就是你我兄弟互换兰谱，盟誓结拜的纪念日啊！”

冯玉祥坦然大笑：“哈哈……真没想到总司令不仅运筹千里，还时时把兄弟情谊放在心上。”

宋美龄不悦地：“冯总司令，介石从开始就把它当作安邦定国的大事来看的。”

宋子文打圆场地：“是的，是的！蒋总司令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得冯总司令这位盟兄，如得江北半壁天下。”

冯玉祥故作糊涂状：“噢，又没想到，我冯某人在蒋总司令的心目中有这样重要的位置。”

蒋介石把脸一沉：“我看比这还重要！焕章兄，还记得结盟时